

快樂星期天

HAPPY SUNDAY SPECIAL

星洲日報

22.09.2019

鏤空與浮雕

每個男人心中都有一個李安

有情有味

檳城·台南
相似的美食

優遊自在

北越獨行
徒步·攀山·遊船河

阿兵哥
軍旅記憶



生死戰役的軍旅生涯

報導：本刊 白慧琪
攝影：本報 蘇思旗、受訪者提供

剛過去的9月18至20日，是馬來西亞國家英雄日（Hari Pahlawan）慶典。國家英雄日是為了紀念和感謝軍人為國付出的日子，原定于每年7月31日，今年因與新任國家元首登基日相近而改期。

1957年，馬來西亞脫離英國殖民而獨立，1963年成立馬來西亞，國家歷史不算長，却也經歷幾次戰爭。建于1966年的吉隆坡國家英雄紀念碑，就是為了紀念在二战和緊急狀態中殉職的軍人。戰事結束，軍人也没闲着，他們在邊防守衛、巡邏，抵禦外來侵犯，更時刻為戰爭做好準備。

國家英雄日剛過，來听听馬來西亞華裔退伍軍人協會老兵們的故事……



中彈受傷後，黃聲南在醫院休養1個月，陸軍司令丹斯里莫哈末卡扎里前往探望。

退伍陸軍黃聲南少校

圍剿馬共，槍林彈雨

1977年12月24日，平安夜，來自第八步兵營（8 Ranger）的黃聲南帶領一隊綜合部隊，進入霹靂邊境（Gopeng）的森林。各兵營連日包抄，已經占領森林多處，逐漸縮小馬共範圍。走了1天半，在森林裡度過了聖誕節，26日清晨7時許，一名士兵踩中馬共的土制地雷，雙方馬上陷入激烈交火……

1968年至1989年，馬來西亞進入第二次緊急狀態，馬共散佈在森林中。一般上，軍隊進入森林，分區占領，逐漸把馬共趕往更小的範圍，再展開特別行動一舉拿下。黃聲南率領執行的Ops Kejut不同，是原住民投報發現馬共蹤跡，軍隊才在原住民帶領下進入森林展開行動。

交火過程中，子彈從黃聲南的橫膈膜正中央穿入，斜穿身軀，卡在右邊腰間。他看了看手錶，上午7時20分，軍隊最後成功擊退馬共，击毙一人还扣住尸体，没让对方逃走。军队这方2人重伤，2人轻伤，情况也不乐观。

黃聲南呼吸不順暢，也自知情況很危險。却還是靠意志力指揮軍隊，呼叫直升機救援把傷者送醫。山谷裡森林茂密，直升機無法直接懸吊，地面上的士兵必須把樹枝炸開，清出約10公尺寬的空間。北海空軍基地的直升機到來，從50呎高空吊下担架，他讓躲中地雷的士兵先撤離。

直升機從北海直飛邊境，西往來怡保搬運傷兵。直升機無法懸停過長時間，暫視天氣、气流等環境因素而定，每次只能載送一人。儘管身負重傷，黃聲南仍先讓另外兩名輕傷士兵送醫，最後才輪到自己。他們被送往怡保的基地，再由救護車轉送怡保中央醫院急救。X光片顯示，黃聲南的肝臟撕裂，橫膈膜穿洞，肺部穿孔且積血。緊急開刀取出子彈後，他休養了30天才出院。



黃聲南在1977年率領Ops Kejut時使用的地圖。

作戰計劃在一張透明塑料紙上，黃聲南把上就能知道路綫。



黃声南自認從小外向又好動，所以選擇當步兵，覺得更有挑戰。

馬共在森林的物資由“民運”支援傳遞，他們把物資放在秘密場所，馬共需要時就去領取。



實考考核上，黃声南（左）陪同長官檢閱隊伍。



當年卡在黃声南身體里的子彈。



黃声南把子彈收藏在塑料罐中，標明當年的行動和日期。



軍人軍人，軍人都稱「狗牌」，上面印有姓名、軍人編號和血型。若不幸戰死，战友會把狗牌割下送回基地，機關則塞入死者口中，方便辨認身份。

投身軍隊，一切從零開始

在戰場上中彈後，身體狀況不如從前，影響了健康評估。1993年，46歲的黃声南提早退休，離開服役26年的軍隊。

從軍是黃声南一生中第一份，也是唯一一份工作。1947年，他出生於砂拉越詩巫，當時都還未成立馬來西亞。年少時，有次偶然遇見外國軍人，被他們威風凜凜的樣子吸引。“在西方價值觀裡，從軍是很高尚的職業，你看外國那些王子，都是要去當兵的。”美國哈利王子就曾前往阿富汗作戰。

1963年，沙巴和砂拉越併入成立馬來西亞，國家新生就陷入馬印對抗，首要事當然是征兵。1966年，國防部到詩巫舉行軍政講座，黃声南申請報名從軍。隔年，他20歲，入學吉隆坡新街場馬來西亞皇家軍事學院見習軍官訓練。

軍訓是100%大不同，一切從零開始。從步操、敬禮到軍階稱呼，样样都很講究；軍事知識方面要認識武器、槍械、戰術、領導能力等，都不是一般學校所教。然而，軍隊也是一個完整的小小社會，不同兵種負責不同職務，例如電子、工程、運輸等，這些也都需要專業知識。

畢業後，黃声南選當步兵，他自認從小外向又好動，覺得當步兵比較有挑戰。1969年，他被發配到霹靂太平第三步兵營（3 Ranger）。直到1977年間，他多次參與馬來半島和東馬打擊共產黨的行動。

馬共一直是馬來西亞的禁忌話題，黃声南卻侃侃而談，覺得雙方只是意識形態不同，為各自的理想奮鬥。“其實我們不是一定要打死他們，只是要他們投降，放下武器，出來做回普通公民。”他認為，1948至1960年第一次緊急狀態，馬共為爭取獨立，情有可原。可是1968至1989年第二次緊急狀態，國家已經獨立，黃声南認為，馬共已經沒有理由繼續武裝鬥爭。

軍人太太不易為，永遠不知道丈夫會不會歸來

專訪後的晚上，黃声南說有事要忘了講，又在電話中補充了一大段。他忘了提起軍人背後的女人，他的太太。

“你問我受傷時我太太的反應，我告訴你，做軍人妻子不容易，做軍人的妻子最不容易。”尤其是前线作戰軍人的妻子，她們永遠不知道丈夫會不會回來。

軍人是紀律部隊，看似規規矩矩的生活，其實根本沒有規矩，充滿未知。基地里，軍人家眷都住在同一區宿舍，“一聽到直升機螺旋槳的聲音，通常就是出事了，不是你的丈夫，就是我的先生。”黃声南說，守在家裡的軍人妻子們，只能帶著孩子到操場旁等直升機降陸，等待消息。

黃声南受傷那一次，軍官也很快通知他的太太，紙包不住火。在戰場受傷絕對不能欺騙家眷，“每個軍人的太太表現得很堅定，但其實她們心里也有點恐懼，她們其實就只是家庭主婦，這種壓力一般人很難明白的。”



黃声南的勳章，其中一枚的是「英勇勳章」（Kepujian Perutusan Keberanian, KPK）。

一個都不能少，受傷也要把士兵帶回去

42年過去，從身體取出的子彈仍收藏在黃声南的“宝物箱”里，用一個塑料罐裝著，特別注明事件和時間。一份霹靂州地圖，綠色筆迹標上Ops Kejut的日期和路線，他們沿著山谷前進森林深處，還有一張透明塑料紙，用藍色馬克筆畫了几个範圍，十字架是坐標。原來，透明塑料紙才是作戰計劃，輕薄方便收藏，當時就由他收著，隨時拿出來覆蓋在地图上對應。

當然，抹不去的還有身上的傷疤，那位在橫隔膜和右邊腰間的子彈出入口，以及開刀請創者在肚皮上縫的18針，好像一道“火車軌道”。

如果時光回到中彈的那個早上，還會先讓傷勢較輕的士兵撤離嗎？現年72歲的退伍軍人黃声南陸軍少校的答案依舊肯定，“會！”這股不顧自身安危的堅定，黃声南解釋成“軍人的思想”。

“那時我沒有舉例，就還得負責指揮，要穩定軍心。”黃声南是軍官，深知必須照顧所有士兵，同進同出，不能落下任何人。他也不想過重的傷勢比較嚴重，只知道自己是軍官，一定是最後一個走。“我帶100個人進去，就要帶100個出來，就算有人戰死了，也要把他帶回去，一個都不能少。”

“你問我回想起來會怕嗎？我只怕控制不到場面，如何收場……如果通訊器材電池沒電了怎麼和外界聯絡？如果直升機全部壞了怎麼緊急撤離？那些有生命危險的士兵怎麼辦？”在軍隊里，同胞之間的信任是由守護彼此生命建立起來的。

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軍人平時一直訓練，培養默契，作戰時遇到緊急狀況自然懂得如何反應，解決問題。黃声南說：“每份工作、職業都有危險的，對我們職業軍人而言，這就是工作。”



“子弹射来，我也一时没察觉到，后来才感觉到痛。”李开东回想，也许射击距离很近，M16步枪子弹射来的速度非常快。

1978年8月14日，李开东和队友乘坐“鸚鵡”（Nuri）直升机到马来西亚高马（旧称Kroh，现称Pengkalan Hulu）的森林里提供军事补给，军队交接和卸载武器。军方在森林里打击马共，由空军支援，用直升机悬吊大型武器进入森林，或接送陆军进出森林基地。

那一天，当局共派出2架“鸚鵡”和2架“云雀”（Alosette）。此前，他已经有两个弟兄战死，子弹从防弹衣侧边的缝隙射中他们。李开东异于往常取了3件防弹衣，保护身躯前后，还有机上座垫，毕竟直升机并不防弹。

他乘坐第一架“鸚鵡”，接近降落地点时就听到枪声，但队友不以为然，认为可能是掩护。下放高射炮后，他们降落卸载补给，枪声再度响起，不是掩护，是袭击。李开东中枪，用手势指示其他步兵在机舱里趴下，并指示机长起飞。

飞行制服的长袖被血浸湿，一抵达高马基地，军医施打一两剂吗啡替他止痛，再由另一架“鸚鵡”送往北海空军基地。他原本乘坐的“鸚鵡”一共中了17发子弹。

年少時候的空軍夢……

李开东于1966年加入马来西亚皇家空军，先是技术人员，后来再申请成为飞行人员，能驾驶“云雀”（Alosette III）和“鸚鵡”（S-61A-4 Nuri）直升机。担任空军，最重要的条件是不能色盲，因为机上有许多系统都以颜色识别和区分。

年少时他就想成为空军，被帅气的制服吸引，觉得成为空军很有魅力。那时，学校都有英国克兰威尔（Cranwell）皇家空军学院的宣传海报，我有读那些资料，知道空军不只是飞行，还有很多不同部门。”中三那年，他本想到新加坡的英国空军基地报到，前往克兰威尔就学，可是父亲不同意。没有家长同意书，他只好打消念头。

几年后的一个晚上，李开东还没睡着，不小心听到父母的对话，父亲的事业出了状况。“我们7个兄弟姐妹，每个都还等着上学，我又是老大……”他下定决心从军，减轻家里负担，踏上21年的空军生涯，直到1987年退役。

載過傷者、死者，還有無頭屍

加入空军后，李开东于1969年至1976年间被派往砂拉越古晋，打击北加里曼丹共产党。他的工作是往来载送伤者，森林里的孕妇，有的时候还接送死者，甚至是无头尸。“你没看过没有头的尸体吧？其实，我们人类的颈项，那个割断大的……”听来血腥，但这就是当时他们的工作。不管是共产党或军方的遗体，都由空军运回基地，进一步鉴定身分。每次降落，他们必须快速搬运，因为敌人可能埋伏在旁，随时射击他们。

“有时我觉得一切是因果轮回，我曾经运载一具遗体，女共产党员，看起来很年轻，左手臂和我同样一个部位中弹。”那时李开东还没中弹，只记得那名女子的手被绑在身体前面。把她送回伦敦（London）后半个小时，他又接到命令进森林载送一个婴儿。“那婴儿就在附近，还活着，而且满脸都被蚊子叮咬。后来证明是之前那个女共产党员的孩子，可能担心要哭哭啼啼会引起注意，所以窜逃时把他落下了。”

和后来在马来半岛的任务相比，李开东觉得在砂拉越打击共产党反而没那么困难，北共的动员能力和武力都没那么强。“别以为共产党都是华人，在东马，很多伊班人、达雅人和印尼人都是共产党，领导人是黄纪作。”70年代，李开东也曾随警方进入森林，要共产党员放下武器，回归社会。

其实，很多政治部警察都是前共产党员，李开东常与他们分享森林里的故事。有些女共产党员在物资缺乏的情况下选择自杀，留下字条让其他党员吃她们的肉，可见她们的意志都非常坚强。北共放下武器离开森林时，李开东参与接送任务。“当我们的‘鸚鵡’飞近，共产党全都站起来，我们才惊觉地面上有那么多，平时他们有迷彩掩护，看不出来。”

接送傷兵，最血腥慘狀的一幕

接送任务一点也不轻松安全。为免共产党反悔，军方的高射炮早就对准他们的基地，若接送过程中发生什么事，就会马上发射。战争就是这样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

1976年后，回到马来半岛，李开东在北海的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基地服役。有时周末休假，他同队友到檳城中央医院探望受伤的军人。他们集中在医院顶楼，一般民众不能随便出入。有些士兵的脸一半被炸去，有些人少了一边眼睛，“如果被子弹打中脸，眼珠被挤出来。”

他看过眼珠子悬挂着的血腥惨状。一般上空军不会在晚上7时后飞行，那次任务是例外去接送受伤的军人。“我看到他的眼珠子悬着，把他扶起来时发现，他的后脑勺都烂了。”李开东习惯血腥的味道，那些年接送伤者、死者，制服上都沾着血。

“马来半岛的情况比较严重，有时我们去接伤者，他的下半身被炸伤，还能开口求我们送他去指定医院。他们认为有些医院会直接截肢，有些医院还会尽力施救。唉，其实通常都必须截掉的。”

又是一则在战场上中弹受伤的故事……

“我听到‘咯’一声，插在左边袖子上的Cross钢笔断成两节，自己就跌倒了。”72岁退伍空军李开东准尉回忆，当时要把自己撑起来才发现，糟糕，左手没法施力，中弹了！子弹从后方射来穿过左手臂，臂上前后两个疤痕是那个子弹的出入口。



李开东的勋章。他也获颁叶状的「英勇指挥官」(Kopisan Perutusan Keberanian, KPK)。



战机停在船板上，机舱人员在机舱内休息。



李开东从小就从军成为空军。

飛越戰場， 血肉槍彈橫飛

退伍空軍李開東准尉



李开东于1969年至1976年在砂拉越古晋服役。

好友出任務墜機身亡

另一次令人心碎的经验是1976年4月26日，他的好朋友在马来西亚吉必尔（Gubir）的一场任务中，遭受马共地面射击。机上6位陆军和5位空军全数坠机身亡。

“在那场事故约3个星期前，我和队友驾驶‘云雀’，发现了马共在吉必尔的基地。”根据军方掌握的消息，吉必尔有个规模不小的马共基地，空军需负责找出正确位置，先行轰炸。那次，李开东和队友特地潜入飞行，果然给他们发现了马共基地。

向上级汇报后，空军多次投掷烟雾弹和炸弹摧毁基地。有次，战机再进入马共基地，没料到还有马共人员幸存，向他们射击。所幸战机还投卸下步兵，马上掉头逃走，看起来就像空中瀑布。原来战机中了47发子弹，油箱被射破，边飞边漏油。

4月26日，李开东的好朋友出任任务，飞进山谷基地时，马共早已藏匿在山坡上，从侧面射击战机。“那天，我的好朋友还穿了我的飞行制服出任务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。出事后我马上去往现场救援，其他人就奇怪怎么有两个同名的人。”

李开东于1980年才结婚成家，还是单身的时候，最难熬的就是把那些有家室的弟兄送上战场。“每天早上看他们出任务，那些战机就像一只只鸟儿在空中飞翔。傍晚，我就在基地等候，确保他们平安回来。”然而，很多时候，飞回来的战机都有弹孔。

“云雀”（Alouette III，左）和“黑豹”（S-61A-4 Nuri）直升机。



▶子弹从后方射来穿过左手臂，留下疤痕。



▲直升机要降落在航行中的战舰上也不容易，船上人员必须和机师保持联系，统一速度和确认时机。

▶李开东（右一）是皇家空军第三中队。



▶▶空军也需护送逃难难民（白衣者）在边境测量土地。



◀当年在空军里，华裔占大多数。

退
伍
海
军
洪
振
合
中
校

洪振合在波利萨里奥阵线的坦克前留影。



报道：本刊 白慧琪
摄影：本报 蘇思旗、受访者提供



洪振合（左一）和国防部部长阿仁前往中国军事访问。

踏上軍艦，看遍世界

1979年，洪振合投入海军，在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基地服务。不知不觉，当时的基地位在新加坡兀兰，直到霹雳红土坎基地竣工后才迁回大马。1983年，洪振合参与了最后一趟搬迁航程。

他们乘坐的坦克登陆艇是美军在50年代韩战期间使用的旧战艇，船身约80公尺长，半卖半送给大马海军。航速仅每小时8海里，慢得很。“从窗望到窗外有座小岛，转头还是看到同一座。”

船上有百多人，晚上8时出航，值早班的船员先回船舱休息。洪振合当时负责检查和巡逻船舱，然后到影音室放映影片，让暂无工作的船员有些消遣。他还记得，当晚放的带子是《火爆浪子2》（Grease 2）。

从兀兰航至红土坎，须绕过新加坡岛，南下新加坡海峡再北上马六甲海峡。新加坡海峡是航运繁忙的国际航道，晚上10时，意外发生。一艘日本油槽船迎面而来，与战艇相撞。一艘50年代的战艇，只有基本导航系统，对上一艘船身3倍大，且自动导航的油槽船。老战艇卡在油槽船上，随波上下浮动。战艇被撞破的位置，刚好是船员休息室，3名船员落水身亡。

事故后来被带上军事法庭，舰及船员可能心存阴影，军方暂时把当时在战艇上的人调离海军基地。隔了那么多年再讲起这件事，洪振合偶尔还会想，也许那套电影救了大部分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生命无法预测。

“Join navy, see the world”（加入海军，看遍世界），这是二战期间美国招募海军的海报宣传标语。

退伍军人洪振合海军中校在马来西亚皇家军事学院就学时，并没有上述海报标语，倒是校园里循环放映海军战艇从瑞典回国的照片深深吸引他，毅然成为海军。后来，他真的看遍全世界，远赴英国不列颠皇家海军学院深造，前往东亚军事访问，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到非洲西撒哈拉……

虽然没经历战事，但从军生涯也非一帆风顺。访谈间，洪振合总感慨：“生命无法预测……”



洪振合与其他国家的军官在地雷处留影。



浅蓝色帽子和臂徽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标志。

洪振合(中)和不同國家的同學合影。



▲英國不列顛皇家海軍學院的學生來自各個共和聯邦國家。



▲英國海軍學院的畢業典禮，洪振合與安德魯王子一起畢業。
▶聯合國維和部隊西撒特派團(MINURSO)的徽章。

經因海上相撞事故，洪振合深深感悟“生命無法預測”。

經濟困境，選擇從軍

洪振合高高瘦瘦，沒有粗獷的身材和黝黑的皮膚。他自己也說：“你看我長得像軍人嗎？比較像老師對嗎？”從軍36年，他先後在馬來西亞皇家海軍基地和國防部任職，並在馬來西亞國防大學任教。

為什麼從軍？這要回到他生長的年代看看……

1963年馬來西亞成立，隨即陷入馬印對抗(Konfrontasi, 1963年至1966年)。國家新生，國防形勢又緊張，透過各種方式廣招新兵。我國自1960年起設有“漢都亞勳章”(Pangat Hang Tuah)獎勵表現英勇的兒童，很多小朋友都向往之。再看看生活環境，70年代上學還需繳學費，工作機會也不多，多數人到工廠打工。除非“打政府工”，當公務員就安穩許多。

洪振合被招募軍人的電視宣傳吸引，報名了馬來西亞皇家軍事學院。學院分有中國班(Boys Wing)和見習軍官班(Cadet Wing)兩個梯次。別以為簡單，報名軍校得和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競爭。除了成績優異，體育和領導能力表現都很重要。中三畢業後，洪振合進入軍校中四班，學費全免，每個月還有零用錢，解決了求學的問題。

馬來西亞皇家軍事學院畢業後，學員可以選擇繼續深造，或在海陸空三軍擇一。在還不是“人人都能飛”的時代，航海成了看世界的方法。洪振合畢業的那個年代還流行影片宣傳，校園里循環放映海軍戰艦從瑞典回國的照片，威風凜凜，讓他決定加入海軍去看世界。

從不後悔嗎？“有……上了軍艦會暈船，也是會吐，一直高低高低，一暈不是一两个小时呢，是一两天！”沒想到，海軍還有這種困擾。不過，每次想到抵達港口下船看看不同城市，他又不後悔了。

與教官吵架，險些被送回國

馬來西亞軍事學院畢業後，洪振合和另外3名同學從逾200人中脫穎而出，獲選前往英國不列顛皇家海軍學院深造。在那里他遭遇最大的危機，差點被送回國。“我的教官已經把我送到大使館去了……”

“以前去吉隆坡讀軍校，不難適應。去到英國才比較感受到文化差異，語言也是問題。”語言關係，洪振合和教官發生一些誤會，又因年少氣盛，一言不合吵起來。教官狠批他“當不成兵，就算當成也當不了多少年！”大半夜，教官送他乘火車去倫敦的馬來西亞使領館，準備把他送回國。是大使館武官寫報告替他求情，才把他留下。

另一個惡人是學院海軍的英國教官，同樣寫報告留下他。洪振合記得美國教官曾經歷越戰，因此知道亞洲人的特質，身材較小，講話語氣不那麼堅定(firm)。說著，他翻開英國海軍學院的成績冊，找出當時美國軍官贊許他的評語。

“這麼多年來，日新中學只有我一個校友去讀軍事學院，我又從二百多個見習軍官里被選上到英國，為了我的家庭、母校，我不能輕易放棄。”多年過去，洪振合想起當時情況，語氣十分堅定。可以想像，當時通訊科技不發達，一個20歲青年只身在外，唯有堅定忍耐才能熬過難關。

他又拿出一張泛黃旧照，是英國海軍學院的畢業典禮。“安德魯王子跟我同一屆的，一起畢業，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也有出席啊……”

遠征西撒哈拉，從軍生涯最難忘時光

2010年50歲那年，洪振合申請成為聯合國維和部隊，遠赴非洲西撒哈拉(Western Sahara)。

“你知道台灣作家三毛嗎？她写了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很多人看了她的书后都想去撒哈拉……”洪振合把情景帶到三毛和荷西曾居住的西撒哈拉。駱駝、山羊、沙丘……那是三毛一生中最好的時光。對他而言，還多了地雷、老舊坦克，和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……在西撒哈拉參與聯合國維和部隊那一年，是他從軍生涯最難忘的時光。

1976年西班牙撤出後，摩洛哥控制了西撒哈拉大部分領土，與當地波利薩里奧陣線(POLISARIO Front)不斷發生武裝衝突。西撒哈拉被一條長達2700公里的沙堤左右劃開，相等於3個半馬來半島那樣長，底下還埋著地雷和未爆彈。1991年聯合國介入調停，成立“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團”(西撒特派團, MINURSO)，並定于隔年舉行獨立公投。然而，摩洛哥和波利薩里奧陣線仍僵持不下，公投拖延至今。

聯合國沒有軍隊，維和部隊的軍人由各國支援調配，就如韓劇《太陽的后裔》里宋仲基飾演的柳太尉。2010年，洪振合遠赴西撒哈拉擔任觀察員(Observer)，和各國軍官在停火期間監督雙方。參與任務的軍官來自二十多國，包括南非、奈及利亞、加納、中國、法國、南非、蒙古等，全員超過200人。

在西撒哈拉的基地過生日，學生日歌就唱了好久，一共8種語言。在國籍、族群多元的部隊里，馬來西亞人多元文化背景這時派上用場。洪振合一方面認識伊斯蘭文化，理解穆斯林軍人的生活；另一方面，熟悉西方世界較開放的思想；身為東方人，又理解作風、想法上有什么不同。

恰好，他在部隊中擔任文职，負責人事管理。在聯合國維和部隊這個小小世界裡，東西方文化、宗教觀念不同是常有的事，他常得出面調解。有次，隊中一個法國兵養了一隻狗，如朋友般親密，出人都常牽著它。可是另一名巴基斯坦兵却極不喜歡狗，某天偷偷把狗牽到遠離營地的地方野放。法國兵氣急敗壞，四處找愛犬，最後竟然還讓他找回來了。

身為觀察員，任務是觀察當地衝突雙方；身為人事長官，調解部隊內部爭執也很棘手呢。



洪振合結婚時，特地特別組成儀仗隊，場面非一般。

洪振合出海時，兒子捐來軍書，他一直收藏至今。

